

接孙放学

◎顾绮

孙子上初中快一年了,一直是儿子和儿媳接送,4月22日儿媳出差、儿子加班,这一任务幸运地落在我的头上。

儿子也很心细,发派任务时,将孙子学校规定的接送点定位传来,并反复叮咛:晚8点40分,在学校附近的中国银行北、江苏银行南路段接他,中间还有条小河……不要走错了,孩子多,错了很难找到。我立马感到任务艰巨。是的,如不在学校规定的点上接,加上又是夜晚,在几千个孩子中找到我家小光头确实很难。怎么办呢?带上上中班的小孙女,她和爸妈接过哥哥,有经验,况且孩子的眼睛又尖,错不了。

怕误时,我和小孙女晚7点45分就乘上72路公交车,车上人很少。一上车,小孙女就喋喋不休地介绍开了,哥哥在12班,他们放学每一个班都会排队出来,最前面的小朋友都举着牌子,一看上面的数字就知道是哪个班的,我和爸妈有时在校门口的路边上接,大多数时间在规定地点接……

晚8点,公交车开到学校门口,“小向导”很兴奋地拉着我的手下了车,指着学校大门前栏杆旁边:“就在这里接哥哥。”我打开定位看了看,比儿子给我的定位北了一点,但离公交车站很近,就相信她吧。环绕四周,学校门前路两边已停满了汽车,向着南北延伸了几百米,非常壮观。数不清的电瓶车挤在人行道旁,在汽车的海洋里已被淹没。学校保安已把电动大门按开,在学校外延伸处设立过马路的路障,然后各就各位。4名穿上志愿者服装的学生家长站在校门前几个出入要口,手中举着小红旗……为孩子放学的准备工作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我突然对面前的一切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:为了孩子,有许多人日复一日地在付出。

抬头眺望校园,庭园深深,远处教室里一片灯火,校园里却无一人,没有一点声息,静悄悄的,像一座空城。晚8点20分到了,放学了。隐约看到一队队孩子由远而近,却没有听到想象中孩子们的欢笑声和雀跃声。孩子们像训练有素的军人,在夜幕里急匆匆地走着。小孙女自觉地担起了寻找哥哥的重任,“2班、23班、1班、9班、13班……”不停地报着数,已经有上千个孩子在我们眼前走过,可是还没看到小孙子的到来。这时,又有一队孩子走出了校门,眼尖的小孙女大叫一声“12班”,话音刚落,从队伍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“奶奶、妹妹”。我连忙上前一步,只见身背书包、手提书袋的小孙子已经站在我的面前,我伸出手,要接过小孙子的书袋,“奶奶,太沉了,我自己来。”懂事的孩子拒绝了我的帮助。

当我带着两个孩子乘上回家的公交车时,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坐在车上,我想起一个搞笑动漫:“30年前,有一群人,他们年纪虽小,但是要自己背着书包去学校,一天4次,风雨无阻;30年后,还是这群人,他们背着孩子的书包,为了接送孩子,又到了学校,一天4次,风雨无阻;再过30年,也许一切都变了,但是在学校门口的那群人一定没变,他们虽然老了,但是为了接送孙子,还是一天4次,风雨无阻。”

看着身旁有些疲倦的小孙子,我想,最辛苦的是教书育人的老师和正在读书的孩子们!



一路花伴

◎张敏

我的外公

◎吴孟潇

我的外公尤世瑾,1932年出生在南通的一个读书人家。外公年轻时十分俊朗,英气逼人,做事一丝不苟。因为外高祖是清末秀才,学兼中西,外曾祖也曾上大学任教多年,熏染在这种家庭氛围中,外公自幼好学,嗜读书,知识广博。

少年时代的外公已向往进步。他的一个表哥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。一次,十几岁的外公瞒着父母向表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。表哥非常支持,约定第二天以敲窗为号,悄悄带外公离家。岂料翌日,整整一天时间,外公都未等来表哥的信号。原来,外曾祖母偶然获知此事,护子心切的她说什么也不同意侄儿带走爱子。就这样,外公失去了1949年前便参加革命的宝贵机会。

幼时的我还爱乱翻东西,特别是外公的“家当”。我曾翻到一沓花花绿绿的泛黄信件,上面印着当时的我完全看不懂的各种字母。与以往不同,这次外公没等我翻完后再一并收拾,而是将我抱起,坐在他腿上,同我讲起这些信件的故事。原来,外公和外曾祖20世纪60年代时曾一起开展过生物防治研究,利用齿腿瘦姬蜂来降低棉铃虫虫害。他们最终的研究报告发表在1980年的《昆虫学报》上,获评南通市优秀科技论文奖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还引起了国

外学者的关注,美国、法国、瑞典、哥伦比亚的大学、研究机构纷纷来信索取相关的资料。这也让我从小便对外公多了几分好奇和崇拜。这些信件现在仍保存完好,只是原本就泛黄的它们更黄了,花花绿绿的颜色也淡得快看不出了。

尤家人晚年容易发福,外公亦不例外,他眉宇间的慈祥与随和跟着越来越挺的肚子与日俱增,终于成了我和表妹口中的“大肚子”,成了我们熟悉的和蔼可亲的外公。不过,我和表妹对外公最深刻的记忆是他那一手好厨艺。尤家人做菜是有传统的,外公的二姑祖母就著有一部烹饪书籍。“大肚子”的厨艺还中西合璧、兼容并蓄,更难得的是他还爱钻研食谱。小孩子们都喜食油炸食品,我和表妹的最爱便是“大肚子”的炸猪排。虽是简单的猪排,“大肚子”做的却步骤烦琐、用料考究。挑选上好的猪排作为原料自不必说,包裹猪排的面包糠也不能用市售现成的,而是需要先行买回面包来磨制。最绝的则是猪排的蘸料,番茄酱根本入不了“大肚子”的法眼,他用的是辣酱油——老上海才知道的一种调料。“大肚子”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,以至幼时的我总觉得外公肚子大,是因为他给自己做了太多好吃的。“大肚子”的菜也把我的嘴养刁了,无论在外面吃到什么,总觉得

要少几分滋味。

外公对我最大的影响还属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。当年1998年版《水浒传》在电视上热映,我也沉迷其中,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。外公怕我看坏了眼睛,深知我脾性的他知道常规方法劝说不了我。于是,他就有意无意地端起本《水浒传》坐到我边上,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,一边不时对盯着电视的我小声嘀咕,“水浒的电视哪有水浒的书好看呀”。这果然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。从此,外公的书橱就成了我的乐园,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等,一本本的都被我从书橱翻出来读完。外公始料未及的是,我的眼睛还是近视了,不是看了太多电视,而是看了太多的书。从小学习就不大行的我,最终能跌跌撞撞地读到博士,培养了我阅读兴趣的外公应该记上首功。如今,外公的书橱已经很久没人翻动过了,看着上面渐渐积下的灰,我才恍然我生命里的那个可爱老头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

外公是在前年因肺心病离开我们的。外公去世后,我一直不忍想起他。但我深知外公是豁达之人,所以我试着在这篇短文中记下外公与我的几件趣事,不仅以此作为我对他最好的纪念,而且我也用此文,坦然地接受他永远离开我的现实。外公,我永远想你!

手写说明书

◎谢文龙

前几天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最近老家患感冒的人多。我连忙提醒她不要随意串门,年龄大了,抵抗力差,容易被感染上。

打完电话,我让妻子买点感冒药,寄回老家给父母备着。妻子下班后带回来四五盒药,有感冒灵冲剂、有退烧药、有消炎药,还有一盒进口的抗病毒药。我一盒一盒地拿起药品说明书看着,准备在电话里指导父母如何服用。儿子在边上说:“爸爸,我们一次给爷爷奶奶寄这么多药,就怕他们弄乱了,那就麻烦了。而且这说明书上的字太小,爷爷看报纸都要戴老花镜,这上面的字他能看清楚吗?”

是啊,别说这么多的药物父母容易搞混淆,就是每种药物怎么服

用也会把他们搞得头晕。正当我为如何让父母安全用药苦恼时,孩子又对我说:“爸爸,你可以在药品盒子上编号,然后每个号的药物再给他们手写个说明书,就用平时说话的方式写,这样他们就能记得很清楚,字一定要写得大一点啊!”

我不得不佩服孩子的聪明机灵。说干就干!我在药盒上分别写上了大大的1、2、3……我又依次写起了药物使用说明书:1号,退烧药,体温达到38.5℃以上吃一颗,12小时内如不退热,再吃一颗,退烧就不要吃了;2号,消炎药,喉咙疼的时候吃,一天吃三顿,每顿吃一颗,一定是饭后再吃;3号,抗病毒药,身体不发热不要吃,如果身体发热了,早、晚各吃一颗,

要连吃5天……每份说明书上的字都特别大,几乎占满了一整页。

妻子看着手写的说明书,对我竖起了大拇指:“你这个是药物包装盒上说明书的‘翻译版’啊,实用,相信他们一看就会了。你要提醒他们一下,身体不舒服了就给我打电话,我来告诉他们该吃几号药。”

一天晚上,我们正在吃晚饭。父亲打来电话,中气十足地对我说:“你们寄回来的药都收到了,一看寄那么多,我还担心怎么用呢,再看到每个盒子上都粘贴有说明书,一下子就明白了,字写得那么大,我不戴老花镜都能看得很清楚。你们放心,我们会注意身体的……”

听着父亲的话语,那顿晚饭我们全家都吃得很香。